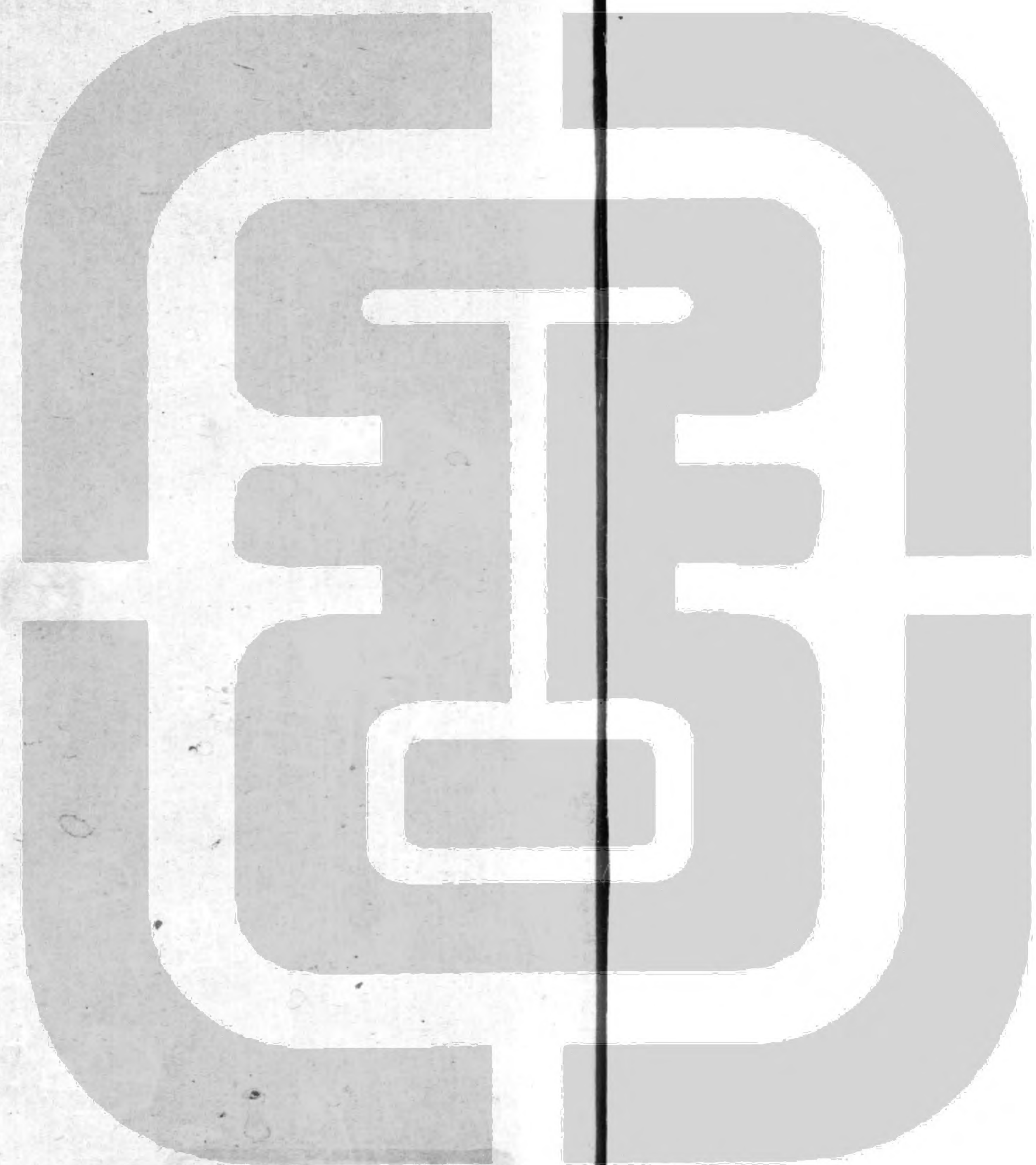


卷之四

小畜外集下



書有誤  
字改  
勿挖  
補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一

代擬

代伯益上夏啓書

擬留侯與四皓書

擬侯君集擬高昌紀功碑

擬李靖破詰利可汗露布

補李揆諫改葬楊妃疏

擬長孫無忌讓代襲刺史表

代伯益上夏啓書

臣益言臣與先帝比肩事堯舜在二十二人之數先帝以老臣為賢以天下授臣德薄力寡不足當之且知天意

人事盡歸于吾君矣今君身臨大寶手握神器老臣伸  
一言以為裨益哉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也理之得其道則民輔失其道則民去之民既去又孰與同  
天下乎故帝堯不授于子而授于大舜大舜不傳于家而傳  
于先帝蓋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則不能子兆人成  
一家則不能家六合聖人之用心也如是先帝得之雖勤  
吾君繼之勿忘其勤臣恐失大寶而毀神器也先帝力極  
橫流為民粒食得九疇定九州乘四載距四海櫛風沐雨  
奠山濬川却昏墊之憂平水土之患以父殛而是念聞子  
哭而不名然後六府孔修四隩攸宅興播殖之利定貢賦  
之差億兆熙熙以成淳化是以授禪而有天下可謂艱難

矣及其在位也卑宮室惡衣食見罪人而泣聞昌言而拜  
故能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於萬國可謂勤儉矣今君得  
不思其艱難乎念其勤儉乎且創業者易守文者難始則  
苦于焦勞終或流于逸樂今君生居帝宮坐即天位勿謂  
家傳之勿謂已有之宜惕惕而懼其失也矧乎天無所親  
親于有德人無所懷懷乎有仁苟不肖而毀先業亦為臣  
羞吾君以臣言為何哉聽用之則銘于按几可也罪咎之  
則斥于荒裔可也庶幾老臣朽骨泉壤見先帝而無媿色  
矣斯言非佞君其念之臣益頓首

擬留侯與四皓書

漢丞相留侯張良謹裁書遣使致于高山四先生侍者蓋

聞有天地以來聖人曰軒轅有崆峒之請又曰帝堯有箕山之讓况乎風移世變民澆化漓北面而為臣者乎有國家之未決智慮所不及得不資取于賢士哉先生抱大道藏大器榮辱之事出于身外興亡之理了于掌中膠漆雲泉泥滓爵位瓊林瑤池以遊以息雲漿霞饌以飲以食芳君桂父先生之交也青鸞紫鳳先生之駕也龜亡鶴天神氣愈清桂朽椿枯童顏未改萬乘不能屈其節千金不能聘其才真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然而歷觀古之聖賢未嘗不有意于民也故隱見隨其時語默得其所進則為天下之福退則知天下之亂在昔暴秦勃興荼毒華夏虎猛擇肉網密凝脂君政甚于豺狼人命輕于草芥先生知

國不可輔民不可化拂衣高蹈遁于山林其隱也可謂得其時矣今皇帝奮布衣提利劍撥大亂定大難起龍虎於豐谷會雲雷於泗濱席卷亂秦電掃強楚可謂英雄矣既而革秦之暴纂堯之緒定覆孟之固成垂拱之風唯於儲嗣之間忽有廢立之議臣下股慄弗敢違寧良與帝同起於草莽間始五六年經七十戰出奇畫策未嘗有一事見違唯於此時言不獲用良掉三寸舌為帝者之師封萬戶侯乃布衣之極敢于此際愛死不諫乎蓋恐死而無益於國事矣又聞古之有天下者禪讓於賢今之有天下者封樹其子亦已德薄于古矣苟不選賢擇能樹嫡立長能無毀宗社乎今太子為人元良立事貞固少海流潤洊雷振

聲三善克隆百技無爽帝欲廢而不用天亦失望朝廷愕然先生于此時可不有意于民哉良願先生出雲闕開岫幌駕玄鶴馭金虬俯降殿庭辱對旒冕定天下之感決君上之疑隱見語默之道豈獨美于昔賢邪以凡于聖人之所議望先生無截轅杜轡之虞發函一披則萬國幸甚良頓首

擬侯君集平高昌紀功碑并序

聖人之化其行也無外王者之師其征也無戰化者聲教之謂也師者吊伐之謂也以德柔遠雖蠻貊而必懷奉天行誅雖荒服而不遺是以周之薄伐至于鬼方未為勞也秦之禍釁起于蕭牆弗能救也帝皇之道今古同風高昌

國去中夏亡千里路多沙磧之艱地無草木之利夏風吹人如燎如焚冬風切骨飛冰飛雪嘗行百人至者一二而已歷代以來置之度外我高祖皇帝革隋之亂築唐之基義旗高揭以來蘇倒懸斯解天澤下流而懷遠獷俗知歸今皇上躬擐戎衣贊成王業當開基撥亂必矢石以親臨洎嗣位守成惟道德而是務遂使日月所照霜露所加人如子來化乃孟覆萬方述職梯航極率土之濱諸侯勤王玉帛小塗山之會高昌王麴文泰為西戎之首長識南面之文明螻蟻慕羶以來思蓋如舜行葵藿傾心而効順自向義之國家念重遐陬禮存厚往尋加王爵仍許襲封雖恩儲之彌隆顧猖狂而未已恃其遠地輒恣欺天凡彼行

商邀利而遏絕徵之入觀復稱疾以口顧茲蠢爾之徒  
動我赫斯之怒皇上詔詢百辟繕理六軍將興出律之師  
爰擇徂征之將乃詔光祿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  
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往討之帝曰萬里征行師旅不得  
不走四夷率服叛逆不得不征止期混一於車書且非貪  
求而土地慎爾專征之略副予問罪之懷於是睿略風宣  
人心膠固鑿函門而後出設禡祭而啟行指三苗之君且  
非樂戰依九伐之法惟仗至仁金鼓之響沸天貔虎之心  
匪石京觀將築鯨鯢斬首以須封泰山其類螂蛆舉尾而  
何益故得鬼神幽贊天地冥符坐出累糧師次方屯於柳  
谷惡盈禍滿渠魁已動於薤歌我則禮不伐喪義惟示信

俾知去就之理諭以禍福之機其子乃去順効尤嬰城自  
固我師則奉辭伐罪鳴鼓而前鱗萃翼涉然猶以之環合  
鼎魚幕燕孤壘于是卯危攻城之器械雲趨木塹之拓徒

盧校作唐用中守陲者無不入室者徒自偷生既無因壘之功須解

長平之瓦火生于木信禍發以自貽城復于隍縱深溝而

怨

稱疾而失叛智盛屈以來解塗炭於一城

聖人之行化王者之用師孰能與於

此乎若夫化之未敷政之或缺則河中敵國况其遠者乎  
聖人之有作神之既至則天下為家况其邇者乎是知前

商 邀利而遏絕徵之入觀觀復稱疾以口顧茲蠢爾之徒  
動我赫斯之怒皇上詔詢百辟繕理六軍將興出律之師  
爰擇徂征之將乃詔光祿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  
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往討之帝曰萬里征行師旅不得  
不走四夷率服叛逆不得不征止期混一於車書且非貪  
求而土地慎爾專征之略副予問罪之懷於是睿略風宣  
人心膠固鑿函門而後出設禡祭而啓行指三苗之君且  
非樂戰依九伐之法惟仗至仁金鼓之響沸天貔虎之心  
匪石京觀將築鯨鯢斬首以須封泰山其類蚍蜉舉尾而  
何益故得鬼神幽贊天地具符坐出甲裹糧師次方屯於柳  
谷惡盈禍滿渠魁已動於薤歌我則禮不伐喪義惟示信

俾知去就之理諭以禍福之機其子乃去順効尤嬰城自  
固我師則奉辭伐罪鳴鼓而前鱗萃翼涉然猶以之環合  
鼎魚幕燕孤壘于是卯危攻城之器械雲趨木塹之拓徒  
虜至高樓下瞰疑鯨虜以 飛石交馳 星辰之夜隕  
守陴者無復得立入室者徒自偷生既無因壘之功須解  
長平之瓦火生于木信禍發以自貽城復于隍縱深溝而  
徒爾突厥懼威而失叛智盛 屈以來 解塗炭於一城  
忽開湯網光祖宗於七廟遽獻秦囚重瞳絕西顧之憂流  
沙見東傾之水非夫聖人之行化王者之用師孰能與於  
此乎若夫化之未敷政之或缺則河中敵國况其遠者乎  
聖人之有作神之既至則天下為家况其邇者乎是知前



不能立功依至德而功自輯兵不能決勝仗大義而勝自  
隨幸施犬馬之勞寔賴皇王之化爰旌盛德特樹豐碑庶  
使推銅柱于炎荒神功不朽爛燕然於絕塞鴻業彌光其  
銘曰

蠢茲高昌天西一方厥族蟻聚其心犬地無水草天多  
雪霜杜絕聲教擾亂邊防爰自歷代致之度外赫赫巨唐  
威行絕塞伊彼蕃酋是曰文秦欣戴堯天駿奔禹會於  
聖君恩隆遠人封以王爵列之外臣其來也薄孰為貢珍  
其往也厚禮同國賓一旦驕慢恃其地遠狂葵弗傾逆草  
不偃邀我厚訓遏絕商販拒我詔命託之疾患王赫斯怒  
爰整軍旅栢栢六師非義弗舉匪貪貨殖匪拓疆土志在

其心  
大狂

問罪豈曰黷武乃命君集兵栢是執爰吊爰伐非掩非襲  
勿謂遐方化無不及勿謂勞人功無不立王師將至渠魁  
自斃禮不據案抄本補其子智盛與爵繼位嬰城向隅

入室兵無守陴強援不至孤城日危勢窮力屈銜壁而出  
釋縛軍門振我戎律獻俘太廟慶我王室人駭捷音事光  
史筆非臣之力乃君之德睿筭無遺神功不測化苟未敷  
蕭牆有隙道之既至鬼方必尅西域又安師人凱旋干戈  
倒載風教昭宣德邁前古功侔上玄刊石紀事垂千萬年  
擬李靖破頡利可汗露布

尚書兵部臣聞周征獫狁長驅北伐之師漢討匈奴用絕

不能立功依至德而功自輯兵不能決勝仗大義而勝自  
隨幸施犬馬之勞寔賴皇王之化爰旌盛德特樹豐碑庶  
使推銅柱于炎荒神功不朽爛燕然於絕塞鴻業彌光其  
銘曰

蠢茲高昌天西一方厥族蟻聚其心犬地無水草天多  
雪霜杜絕聲教擾亂邊防爰自歷代致之度外赫赫臣唐  
威行絕塞伊彼蕃酋是曰文秦欣戴堯天駿奔禹會於  
聖君恩隆遠人封以王爵列之外臣其來也薄孰為貢珍  
其往也厚禮同國賓一旦驕慢恃其地遠狂葵弗傾逆草  
不偃邀我厚訓遏絕商販拒我詔命託之疾患王赫斯怒  
爰整軍旅栢栢六師非義弗舉匪貪貨殖匪拓疆土志在

問罪豈曰黷武乃命君集兵栢是執爰吊爰伐非掩非襲  
勿謂遐方化無不及勿謂勞人功無不立王師將至渠魁  
自斃禮不伐喪罪無及嗣其子智盛襲爵繼位嬰城向隅  
忘我大義事不獲已舉而伐之高樓巨石平隍塞池民盡  
入室兵無守陴強援不至孤城日危勢窮力屈銜璧而出  
釋縛軍門振我戎律獻俘太廟慶我王室人駭捷音事光  
史筆非臣之力乃君之德睿筭無遺神功不測化苟未敷  
蕭牆有隙道之既至鬼方必尅西域安師人凱旋干戈  
倒載風教昭宣德邁前古功侔上玄刊石紀事垂千萬年  
擬李靖破頡利可汗露布  
尚書兵部臣聞周征獫狁長驅北伐之師漢討匈奴用絕

南牧之患惟帝王之耀武亦今古之同風我國家乘五運  
以膺圖順三靈而改卜義旗方舉萬民喧桃李之歌神武  
惟揚四海絕萑蒲之盜建德尋高高於椹鎖世充俄繫於俘  
囚武閭則瓦解以無遺黑闥乃土崩而自盡而杜伏威鋒  
屯江表束手來降徐圓朗鼠竊山東連頸受戮蕭銑之冰  
銷嶺外薛舉之電掃隴川民心于是悅隨王業以之大定  
唯茲左衽滯我休戈 豺狼其心腥羶異類信天地之  
偏氣為聲教之外臣前王示含育之恩歷代患羈縻之術  
和之則防如蛇豕違背歡盟攻之則適若犬羊疲勞師旅  
我高祖以洪基肇創黔首未安慮王化之不敷捨鬼方而  
弗顧稔以稱臣之禮加其厚往之儀提神鋒而方俟斬鯨

類  
利  
豸良犬而未遑顧免謀臣為之切齒壯士為之衝冠天威  
久戢於雷霆醜族愈滋於蜂蠆伏惟聖下經綸草昧掃蕩  
攬搶出震宮而日麗九天廓皇道而風行八表痛心疾首  
長思渭水之侵繕甲理兵待問鐵山之罪而又侵凌王土  
搔動邊民稔惡貫以既盈奉天誅而無赦臣等徂征授鉞  
仗義平戎執乎彼曲之辭乘以我盈之勢鼓鞞動地三春  
掀蟄震之雷戈甲連雲千里散龍沙之雪指陰山而直入  
趨馬邑以兼程康蘓密應變知機先來款附蕭皇后離邦  
其猶豫恐恣猖狂遂乘無備之時爰作襲人之計齋二旬  
掉尾之求轉上飢鷹終有背人之言臣與副將張某等知

南牧之患惟帝王之耀武亦今古之同風我國家乘五運  
以膺圖順三靈而改卜義旗方舉萬民喧桃李之歌神武  
惟揚四海絕萑蒲之盜建德尋高音高於椹鎖世充俄繫於俘  
囚武周問則瓦解以無遺黑闥乃土崩而自盡而杜伏威鋒  
屯江表束手來降徐圓朗鼠竊山東連頸受戮蕭銑之冰  
銷嶺外薛舉之電掃隴川民心于是悅隨王業以之大定  
唯茲左衽滯我休戈

豺狼其心腥羶異類信天地之  
偏氣為聲教之外臣前王示含育之恩歷代患羈縻之術  
和之則防如蛇豕違背歡盟攻之則適若犬羊疲勞師旅  
我高祖以洪基肇創黔首未安慮王化之不敷捨鬼方而  
弗顧稔以稱臣之禮加其厚往之儀提神鋒而方俟斬鯨

豸良犬而未遑顧免謀臣為之切齒壯士為之衝冠天威  
久戢於雷霆醜族愈滋於蜂蠆伏惟陸下經綸草昧掃蕩  
攬搶出震宮而日麗九天廓皇道而風行八表痛心疾首  
長思渭水之侵繕甲理兵待問鐵山之罪而又侵凌王土  
搔動邊民稔惡貫以既盈奉天誅而無赦臣等徂征授鉞  
仗義平戎執乎彼曲之辭乘以我盈之勢鼓鞞動地三春  
掀蟄震之雷戈甲連雲千里散龍沙之雪指陰山而直入  
趨馬邑以兼程康蕪密應變知機先來款附蕭皇后離邦  
去里再見京師頡利有此敗亡方來朝謁甯中餓虎暫為  
掉尾之求韉上飢鷹終有背人之意臣與副將張某等知  
其猶豫恐恣猖狂遂乘無備之時爰作襲人之計齋二旬

之路食擁一萬之精兵火炎而立見燎毛雷疾而寧容掩  
耳斬俘馘於萬級虜羊馬於千群頡利生擒義賊斷首盡  
復恒安之地永溝大漢之塵韋鞬毳幕之人從茲率服浴  
鐵衽金之士將見凱旋臣等職恭專征材非善戰寔賴自  
天之祐敢言破虜之功遙荷皇威不辜閭外之寄咸知睿  
筭自驅堂上之兵佇見興耒耨於沙場戢干戈於武庫憧  
憧夷邸長傾捧日之心寂寂邊城永罷防秋之役臣等無  
任樂聖戴天抃舞懽呼之至謹具露布以聞謹奏

補李揆諫改葬楊妃疏

臣聞天極之後有四星焉蓋后妃之象也是以帝嘗四妃  
法乎天也後代帝王因之王后之下復立三妃俾坐論婦

道以助內治亦猶王者三公輔道經邦之義也所以章明  
婦德以順天下內和而家理焉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  
之聲哀窈窕而不淫進賢才以輔佐以宣陰化以修內則  
書在女史貽于後昆故不取端正但合法相而已立則有  
冊命之禮沒則有喪葬之儀斯乃有國之彛典也伏以楊  
貴妃始以姿色召居掖庭頗肆姦回不循法度以歌舞取  
媚則采蘋之職不修以珠翠飾身則褊翟之衣不御竭百  
家之產奉脂澤之資枉萬金之費為湯沐之具請託則府  
縣響答遺賂則遠近雲屯土木勞人崇封節之屋技巧盡  
妙資耳目之翫姊妹竊夫人之號昆仲尸列土之封內乃  
帷箔不修衽席無別遂使帝心蕩于上人心怨于下尚賴

邦家有幸宗廟降靈故用祿山之亂以警於陛下也是以  
六師既誅國忠又指貴妃為賊本及妖姬朝斃聖祚夕安  
豈非天人共怒之驗乎臣向謂陛下必暴貴妃之屍以示  
天下且以為子孫之戒則宗廟之禮也豈可尚念舊恩復  
行改葬以取笑千古乎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名位禮  
數自有降殺苟生有懿德或厚葬之猶曰不可况亂國之  
婦人乎臣位居宗伯惟禮是掌伏聞成命不敢失職謹昧  
死上言伏望睿明寢茲葬禮則軍民之幸也臣頓首

擬長孫無忌讓代襲刺史表

臣無忌等言伏奉詔旨許臣等子代襲刺史者恩覃延世  
代襲專城命雖已行事則非次苟無言而冒寵則後嗣以

懼殃叫天闔而自卜遠圖讓帝澤而誠非飾詐臣等謝臣  
聞帝堯光宅設四岳以疇咨炎漢隆興命惟良而共理親  
民之任匪賢不居苟傳及于家門是輕授于符竹伏念臣  
等或因緣戚里或參預義旗或脫身草莽之中或束手敗  
亡之後是以攀附鱗翼際會風雲至于平定兩京並因英  
武蕩除多壘皆是睿謀俱無佐命之才同偶太平之運陛  
下錄功惟重有德弗居端冕凝旒自保域中之大東征西  
討咸推臣下之勞臣等乃位極廟堂地分藩翰下至憑熊  
之秩盡為尸祿之人何則為相者未能開導皇風變調元  
化拔一才進一善助陛下求理之心但高步沙堤竊據黃  
閣而已為將者未能撫養士卒攘却妖氛出一奇畫一策

為陛下休兵之計但高仗黃鉞甘寢柳營而已牧民者未能政術循良察問利病泰一州澤一縣應陛下憂民之懷但濫執魚符橫擁隼旆而已加以增封食采圖畫凌煙祖考有贈官妻妾有封邑榮家若是報國茂聞偷生實多効死無地臣等常自謂縱克全于首領必貽咎于子孫豈意陛下念及後昆恩逾往古下襲封之詔固欲激勸忠臣奈不肖之家翻見虧損聖德且臣等諸子生逢聖代各有家風教之子道莫不先習以文武之藝欲肯構者為陛下陳力之士次授以稼穡之務欲不才者為陛下擊壤之民臣等但祭祀克存則泉壤無恨若令襲爵寔慮禍家上則玷陛下非則哲之明下則陷臣等為餒而之鬼仰祈睿鑒特

祭愚秉寢雨露之恩華存草芥之苗裔則生靈幸甚宗族幸甚臣等謹言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一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二

代擬制詞附

擬裴寂禱華山文

擬封田千秋為富民侯制

擬追封建成元吉為巢王息王制

擬拜屈突通為兵部尚書制

擬貶蕭瑀出家詔

擬陳王判問封府制

擬封淮海國王可漢南國王冊文

擬罷蘇州貢橘詔

擬復給補闕拾遺諫紙詔



擬賜天下雍熙三年歷日詔

擬批荅高麗國賀正表

擬除開封縣令可鄭州刺史制

擬王扶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制授

條制三司不得將可斷公事聞奏勅

擬裴寂禱華山文

伊大華之峻極故明神之攸宅尸上帝之賞罰主下民之  
休戚俾福仁以禍淫類設官而分職在乎區別賢愚較量  
淑慝苟道豐而德茂神宜陰助或行乖而義忒神乃幽責  
善者所以鍾其祉惡者所以加其殛故載彼祀典饗乎血  
食視三公之秩永播鴻名列五嶽之中毫無慙德是以國

苦吟

得而祭之人得而禱斯既盼蟹之不珠豈聰明之我欺嗟  
余性在苦吟據象宗抄本補全賦余以至靈之  
性風博九萬分詞余以上學之期故戴仁以抱義亦閱禮

而敦詩冀代耕以干祿嘗筮仕乎神龜君將致于堯舜道  
本師乎孔姬何官游之不調沉下寮而流離負王佐之器  
處徒勞之資彼鳴鐘以列鼎余反接乎晨炊彼紆朱以拖  
紫余獨被乎荷衣彼華軒以繡轂兮余泣路以連沔彼雕  
墻以峻宇兮余衡門以栖遲歎窮通以未決亦進退而自  
疑是敢敷壯志謁嚴祠方窮困之至此庶富貴之可知幸  
示得喪形于夢思余若位極人臣業展經綸黜陟乎百執  
啟沃乎一人印懸十以照日堤築沙而絕塵祿千鍾之永

擬賜天下雍熙三年歷日詔

擬批荅高麗國賀正表

擬除開封縣令可鄭州刺史制

擬王扶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掌書紀制

授

條制三司不得將可斷公事聞奏勅

擬裴寂禱華山文

伊大華之峻極故明神之攸宅尸上帝之賞罰主下民之  
休戚俾福仁以禍淫類設官而分職在乎區別賢愚較量  
淑慝苟道豐而德茂神宜陰助或行乖而義忒神乃幽責  
善者所以鍾其祉惡者所以加其殛故載彼祀典饗手血  
食視三公之秩永播鴻名列五嶽之中毫無慙德是以國

得而祭之人得而禱斯既盼蟹之不昧豈聰明之我欺嗟  
余生之在世苦命薄而

保蟲三百兮賦余以至靈之

性風搏九萬兮誘余以上擊之期故戴仁以抱義亦閱禮  
而敦詩冀代耕以干祿嘗筮仕乎神龜君將致于堯舜道  
本師乎孔姬何官游之不調沉下寮而流離負王佐之器  
處徒勞之資彼鳴鐘以列鼎余反接乎晨炊彼紆朱以拖  
紫余獨被乎荷衣彼華軒以繡轂兮余泣路以連沔彼雕  
墻以峻宇兮余衡門以栖遲歎窮通以未決亦進退而自  
疑是敢敷壯志謁嚴祠方窮困之至此庶富貴之可知幸  
示得喪形于夢思余若位極人臣業展經綸黜陟乎百執  
啟沃乎一人印懸十以照日堤築沙而絕塵祿千鍾之永

保食萬錢而具陳褒揚信史之中勲庸不朽圖畫凌烟之上德業彌新余則三黜而無愠五就以求伸俟風雲之會期魚水以相親必也行乎道澤乎民不獨苟其位榮其身使乎霸道升帝澆風返淳有域皆壽無臺不春雖伊傅兮呂尚可繼踵而比隣余或命本貧窶材非相輔或沉在執戟或老于郎署食簞笥兮飲一瓢塵飛甑兮魚游釜履穿東郭以自嘆貂襲洛陽而誰顧詠錢囊之什唯日怨咨哭窮途之淚莫皇攸處余則考肥遁之文結方外之侶和招隱以裁詩賡歸田而作賦必能守躁君靜靈府匪謂釣虛名沽浪譽然後寂爾叩虛浩然養素各處霞樓呼風飲露雖穎許與箕巢可駕肩而接武余志若是神心則郝苟靡它

擬封田千秋為富民侯制

門下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積其穀則國用備耕其地則人食足是故朝有八政貨食為先世修六府土穀在列聖人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謂既富而教可不務乎故命爾為富民侯富民之道在乎勸農勸農之方莫先力穡朕自躬臨萬方手拓四海征伐未息費用日滋雖云五口之家不暇三人之役疆場徒廣田疇半荒由是姦民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競世利于錙銖並家人如

鳥獸務農者蓋鮮游食者良多膠漆刀圭糠粃耒耜是使  
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者有過制之田朕甚痛之卿所覩矣  
昔堯湯水旱而國無損瘠者何哉以其蓄積多而備先具  
也今國家民之衆地之廣豈讓于堯湯之世乎况無水旱  
之災反見困倉之弊蓋地有遺利人無餘力膏腴之土不  
盡墾山澤之利未盡歸是知背本趨末離邦去里者不可  
勝紀非彼萬民之罪也乃予一人之咎也朕欲化此惰民  
革之前弊唯爾戮力為予疚心雖有玄珠虹玉勿謂之寶  
朕之寶者嘉穀也雖有紫芝朱草勿謂之瑞朕之瑞者豐  
年也一夫不耕一婦不織惟爾之責三時不害九穀斯豐  
惟爾之功無使后稷播時獨美于前代也往欽哉

擬追封建成元吉為巢王息王制

門下姬周聖人有管蔡二叔之伐炎漢明主有吳越七國  
之征伏大義以滅親棄小節而不守然而尺布斗粟古者  
所以興譏同氣連枝人情之所不忍頃念宗祧之重致忘  
手足之情雖契鴟鴞之詩終慙鶴鶴之什良深哀悼特議  
追封唯爾幽靈聽予徽冊故皇太子建成地居冢嫡早膺  
壓紐之符故皇太子元吉貴屬宗枝幼列維城之寵頃以  
同闕大寶共忌眇躬蓋被師傅之非賢陷予兄弟於不道須  
為社稷之計難存骨肉之恩上依七廟之威下順三靈之  
意事不獲已良用憮然况高祖皇帝以予征伐之勞早有  
廢立之議予事存嫡長固避元良詎思禦侮之心翻起亂

常之釁蕭墻禍作難避閱牆之議議中原時危豈顧在原之  
義雖從民意實病朕心念鞞鞞之花已加翦伐思親親之  
義空自盡傷豈可尚議汗宮仍除屬籍宜服日中之字用  
安泉下之神建成可追封息王仍以趙王福為汝嗣元吉  
可追封巢王仍以曹王明為汝嗣於戲周子之兄常聞無  
惠鄭伯之弟亦見厚崩予上則有不悌之名下則有失教  
之罪顧茲醜惡一至于斯言服犬牙齊膺馳綬庶俾分茅  
之貴再招遊岱之魂魂而有知享我休命

擬拜屈突通為兵部尚書制

非英賢不能輔真主非昏亂無以見忠臣是以箕子去商  
叙九疇而德茂淮陰歸漢廁三傑以功高但節義之不虧

亦敗亡而何累具官屈突通間代英氣前朝重臣清望藹  
乎當時軍功推於輿議頃自隋皇失馭黔首罹災率土之  
人籲天求主大寶不可虛其位聖人所以應乎乾朕首舉  
義師力平多壘事非樂戰義解倒懸每降一伏莽之徒獲  
一揭竿之士未嘗不加之真命示以仁恩遂致平定京師  
易于拾芥掃除暴亂疾若走丸汝獨向隅自持堅壁不可  
域中之大固已知歸城下之盟終為深恥以至隻輪匹馬  
兵盡矢窮流涕謝于君親束手歸于俘虜所謂嚴霜已降  
寒松于是益貞疾風聿來勁草以之不屈朕方行懋賞貴  
在得人孰云亡國之大夫乃為狗義之君子宜加好爵用  
勸為臣况復司會化經文昌政本李固死于斗極韋彪謂

之樞機斯位之難非人則闕加以地崇天閣權總兵曹納  
言之憤斯榮進賢之冠是假我之所重汝則當仁於戲君  
敗而身亡者士之小節也前王而後霸者人之遠圖也所  
以夷吾不死于子糾卒成九合之功陳平雖叛于項王終  
畫六奇之策姑能事朕如彼隋朝則去就之理克全富貴  
之祿長守欽哉莅位無替前勞

擬貶蕭瑀出家詔

朕聞為臣之道主復諫則去之為國之道臣要君則刑之  
朕早舉義師克成王業富有四海亭毒兆民每得端士正  
人必推心以委用每聞昌言直氣必伏膺以聽從固無復  
諫之名翻有要君之報既干無上是謂不忠國有彛章罪

難私赦事不得已舉而行之具官蕭瑀梁室皇宗隋朝內  
戚昔在草昧之際來赴風雲之期國家方在鈞賢尋知好  
爵以至位崇師保權執樞衡勲庸未多寵遇斯極近者言  
朕大臣朋黨未見是非謂予小子昏蒙輒輕去就許國之  
心何在出家之奏屢聞若云遠害全身予且本非於虐主  
若云功成名遂爾亦未及於前賢且佛教出自胡方幻惑  
中土耗蠹我黔首雜亂我皇風豈可輕去君親不惜膚髮  
既失股肱之體難居廊廟之崇降從符竹之資責以苾芻  
之請可貶商州刺史仍降其封邑於戲朕失任賢之道昧  
則哲之明遂令宰執之中互生猜忌以致君臣之際有是  
睽離雖正刑章良多愧恥勉思省已以下自新

擬陳王判開封府制 雍熙三年在長洲

門下我國家以天下為公居域中之大京邑翼翼求尹正以惟艱子孫振振擇親賢而是用其有祥標甲觀望峻維城素推宗室之賢且殿王畿之重示無私於名器俾作翰於家邦元龜之兆叶從丹鳳之書乃降皇子具官陳王慶鍾七廟秀稟五行溫良本具於天資禮讓詎因於時習前星有爛拱辰極以彌光玉葉騰芳挺本枝而可輔爰自臨軒降制出閭就藩崇高䟽一字之封慎重出五王之右西園清夜曾無飛蓋之遊北闕詰朝常展問安之禮動靜叶國家之慶周旋盡臣子之規將永輔於皇基宜更親於民政乃睠浩穰之地是為踐歷之階爾其按千里之提封觀

萬夫之政事肅清畿甸考覈吏官撫育我黎民宣布我德化卹惇獨以惠戢豪石以威武觀器能以副毗倚又念隋朝而下唐氏以還京內史別任它官親王牧不知釐務今茲兼領允謂試難勉樹厥功無曠重位於戲居億兆之上豈獨子而獨親生帝王之家在惟忠而惟孝勵爾事君之節體余知子之心欽哉勗哉勿替休命可依前特進檢校太傅兼侍中行開封府尹陳王

擬封淮海國王可漢南國王冊文

維年月日朔皇帝若曰惟王者奉承天休惟諸侯夾輔王室世功世德既耀大邦懋賞懋官爰遵彝典考師錫以有謂降徽章而弗私矧乃祖有功于唐啓國在越徧享九錫

專征五侯，構杙美于齊，桓縑衣歌其鄭，武勳庸鏤于鐘鼎。茅土延于子孫，于今百年，咸有一德。洎我太祖，應運而啓，勤王有聞，修九貢之罔虧，奉百役而無怠。赴盟津之會，平金陵之城，策勳清廟，有累等馬。逮朕承祧，固求入覲，獻圖籍以請吏，趨象魏而觀法義，動君父事光國家，予嘉乃純誠，錫之異數。命元帥以開府，冊真主而啓國，爵命車服，咸極等威。君臣之節，彌光授受之間，無愧汝惟克荷先烈，不伐厥功。朝請之容，有章獻納之言，無隱扈井汾之問。罪從河朔之省，方周旋有儀，勤瘁至此。今朕祇見上帝，禮成圓丘，慶賞方行，勳賢斯在。是宜遷淮海之舊壤，啟襄沔之新封，跨廣漢以為池，奄諸姬而有國。朝宗之水，用鑒汝之

一心墮淚之碑，將紀汝之善政。勉大祖德，無忽天休。可遣使某冊拜汝為漢南國王，於戲漢限非劉，何長策也。唐分踈屬，蓋少恩也。朕惟推於公，汝無忝於祖先。庶使峴山為礪，漢江為帶，屏翰邦國，永孚于休。往欽哉。

擬給補闕拾遺諫紙詔

勅朕奄有四海，諫臣七人。既罔伏于嘉言，實樂聞于已過。言之無罪，思得其人。爰念補闕拾遺職，在諷諭舊給諫紙。備于奏章，近世以來，故事多闕。既激勸漸至，因循將昭。不諱之風，爰舉未行之典。起今後應補闕拾遺，宜令有司。月給諫紙二百張，以備章疏。其奉使外方，兼攝他職者，亦如之。庶使集囊之事，復興曳履之聲，相繼伏青蒲而瀝懇。



于爾有光飲白獸以陳辭致予無過凡在諫署申朕意焉  
擬罷蘇州貢橘詔  
書云厥苞橘柚錫貢明不常也眷彼遐方實生珍果薦廟  
之外朕何用焉雖任土之得宜亦勞人之是歎况又涉江  
湖之險阻役舟楫之往來置候供湏耗吾廩實隄防推輓  
動我編民忍將口腹之資重困黔黎之力所宜停寢用減  
煩勞起今後本州所貢洞庭柑橘候見勅旨即得供進不  
得修為常貢惟爾長吏當體朕懷

擬賜天下雍熙三年新歷詔

勅王者欽歷象於昊天授人時於率土七政協璿璣之度  
四時騰玉燭之光爰舉舊章乃頒新歷誕昭正朔廣被華  
夷庶令守土之臣共樂同文之化可賜爾雍熙三年新歷  
日一卷想宜知悉

擬批荅高麗國賀正表

勅高麗國王某歲舉梯航世遵正朔言祝南山之壽遠浮  
東海之波朝元恨阻於雞林方物仍陳於象闕永言臣節  
嘉歎良多所賀知

擬除開封縣令可鄭州刺史

勅刺史縣令古之諸侯共治親民因不輕授以爾具官某  
宰予赤縣綽有政聲宜旌墨綬之賢用布褰帷之化甸服  
之重厥惟圃田雖曰百城亦猶三輔頒條按部爾其勗哉  
可依前件

授王扶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掌書紀制  
勅將仕郎守大名府清平縣主簿王扶古人云知人則難  
而受知不易也爾以文學策名以廉平佐邑而忠武軍節  
度使潘美謂爾有折衝樽俎之略縱橫書檄之才爰一奏  
章命為記室且拜廷評之秩俾增戎幕之榮彼知人而不  
疑爾受知而何報勉思婉畫勿忝初筵

條制三司不得將可斷公事聞奏勅

勅朝廷設官分職各有所司委任責成皆宜集事至于帳  
籍錯誤行遣稽遲顯有刑名並可斷決自非公然作弊豈  
合輒便上言近日臣僚殊乖職分至于瑣細無不奏陳匪  
惟煩黷朕聽兼亦紊亂官守曾非舉職但欲邀功宜行條  
制之文用絕僭差之路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二

虞  
後  
本  
作  
後  
條  
制  
三  
司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三

序

送進士郝太冲序

送渤海吳倩序

別長沙彭暉序

送畢從事東魯赴任序

送柴侍御赴闕序

送柴轉運赴職序

桂陽羅君遊太湖洞庭詩序

神童劉少逸與時賢聯句詩序

送樂良秀才謁梁中諫序

送許製歸曹南序

贈別鮑秀才序

送榮禮丞赴宋都序

集賢錢侍郎知大名府序

送擬進士郝太冲序

大鄴郝生好剛有文立性不羈恥屑屑為儒者行凡議一事吐一辭未始不以皇王帝霸之道為己任洎求名進身則默而處訥而言蓋惡趨附而好耿直也去年秋鄉老競薦俛而從焉笈文遠來會我闕下徹蓋一揖交分如故且嬉且遊昏旭累百五年春三月帝旨下有司校群士之藝預其試者八百人縫掖之衣雪晃貢部生因歎而言曰大

丈夫處世當拔立群萃求明天子之知惡能與闖茸輩叢試於禮闈哉擲毫裂牋忿而不就王公大人為之興歎况同儕乎洎予受知春卿薦以甲科喧喧我名雷奮人耳廷試不利前功併遺茫茫九衢塵土相困憤氣一吐高於虹蜺乎郝生有先見矣然我朝甚明我志俱壯誓雪前恥庸何恨哉夫如是偶負小屈豈能芥帶吾輩之心乎毒颺扇空爐焰天地告我行邁寧親北堂雀省臺草平潭水波冷遊賞之興不知暑天俟乎涼風再鳴寒露其零期我手上京邀我乎紫庭囊策袖書款于帝局高吐三千言直上九萬里未為難哉前所謂拔立群萃求明天子知者豈空言也哉小別不足為念長揖而請行行乎郝生無背盟約

送渤海吳倩序

窮通聚散四者輪相倚仗固人事之常也然久窮未通多  
散寡聚何獨苦于吾曹邪子英洎予拔立寒素自強于儒  
墨間視金玉如長物以文學為己任厥道未濟俱為旅人  
豪右之門深隔如海茫茫于六合中若墮穽之遇疾颯固  
不知其攸適爾子英且以抱泣帝門再獻未捷緇化儒服  
剛摧筆鋒得非久窮而未通者歟子英與予始會于濟北  
再會于互鄉復會于京師今會于閭里凡三覩面而十成  
歲其間春檻有花秋庭有月夏簟來風冬帷舞雪樽酒汎  
漱琴絃踈越好景若是黯然相別得非多散而寡聚歟吁  
窮如是亦以極矣天將通我以時聚我以位苟時位之來

也子英與予必思上致君下利民終立身建一時之功垂  
千載之譽豈特以花月琴酒之為娛哉偶散偶窮不足為  
恨况洛陽故都山水在日游賞勿怠免為春羞子英勉之

別長沙彭暉序

始予就<sub>居</sub>君于濟有年矣室甚虛庭甚蕪鄰喧里卑匪屠即  
沽雖有豪宗俠族皆詭道嘑德非吾輩徒抱古人道膠口  
而不敢談求君子儒恍目而不得見思聖人言聲聰而不  
可聞塵坳硯<sub>凡</sub>蟲蠹簡策忽忽然視之如長物居歲餘會  
天王詔東宮大夫長沙彭公<sub>儲</sub>司濟封印公之族甲<sub>子</sub>南  
國公之名策于中夏生即公之季子 駕而來予得以聲  
氣求應之義投之日狎月覩相樂以道歌狂酒逸始末四

序屬公解印而去生且旅居于濟昔聖謂德不孤必有鄰者信哉由是樽有醪豆有餼得以引滿而大嚼之編有詩琴有曲得以更唱而互奏之草翠樹碧烟攜霧織藍波黛嶽繡巧得以連臂而遊之奢冠盛服錦韉綺轂膏面脂肌狸心梟首得以揚袂而傲之至于窮達之分王佐之業則韜而待用濟無知者何足道哉居一日生相謂曰吾曹窮而類聚樂則樂矣亦何迅鵬健鷗同繫于鞬雖厠翼

適

安方之則亦知也

送畢從事東魯赴任序

而知者執別之日不能無言因書其事以送

在昔姬旦以攝政于周伯禽乃食邑于魯用四代之禮樂有千乘之兵革表以龜蒙之山帶以洙泗之水風淳俗厚君義臣直夢華胥之國躋仁壽之域未為比也洎大朴既散淳風漸澆失文武之遺基當桓莊之亂政沴併妖聚瑞減祥消蒼生嗷嗷罔知攸訴天念民弊生仲尼以救之執持憲章鼓扇仁義高飛日月之翰廓開陰翳大定詩書之理教彼昏蒙三綱五常于是乎在然而土有定哀不道下有季孟專權隳淪素風蔽塞鴻業厠陪臣之列無尺土之封下泣區區為累如是以至山頽木壞良可悲哉厥後周祚波傾魯邦波歇暴秦新莽之下固不足徵我宋天王子百姓君萬邦興替當義理亂在目思欲化九有如覆孟用

序屬公解印而去生且旅居于濟昔聖謂德不孤必有鄰者信哉由是樽有醪豆有餼得以引滿而大嚼之編有詩琴有曲得以更唱而互奏之草翠樹碧烟攜霧織藍波黛嶽繡巧得以連臂而遊之奢冠盛服錦鞵綺轂膏面脂肌狸心梟首得以揚袂而傲之至于窮達之分王佐之業則韜而待用濟無知者何足道哉居一日生相謂曰吾曹窮而類聚樂則樂矣亦何迅鵬健鷗同繫于鞵雖厠翼接羽詎若相忘于雲漢乎且曰別業雷夏將徙其家而安之則適四方以來求知吾其行矣予與生二年間以道而知者執別之日不能無言因書其事以送

送畢從事東魯赴任序

在昔姬旦以攝政于周伯禽乃食邑于魯用四代之禮樂有千乘之兵革表以龜蒙之山帶以洙泗之水風淳俗厚君義臣直夢華胥之國躋仁壽之域未為比也洎大朴既散淳風漸澆失文武之遺基當桓莊之亂政沴併妖聚瑞滅祥消蒼生嗷嗷罔知攸訴天念民弊生仲尼以救之執持憲章鼓扇仁義高飛日月之翰廓開陰翳大定詩書之理教彼昏蒙三綱五常于是乎在然而土有定哀不道下有季孟專權隳淪素風蔽塞鴻業厠陪臣之列無尺土之封下泣區區為累如是以至山頽木壞良可悲哉厥後周祚波傾魯邦波歇暴秦新莽之下固不足徵我宋天王子百姓君萬邦興替當義理亂在目思欲化九有如覆孟用

# 唐校

非作

用

知他

周

字

深

群賢為利器乃瞻東顧言是邦曰禮義之鄉也非有德者不可居之矣雖聖主遐燭賢侯遠臨日挂念于萬幾恐失所于一物乃擇朝賢通而理之又設幕職觀而察之所謂用得其人民受其賜也東平畢公當是選也公法姬旦師仲尼手握憲章心抱仁義重飛日月再闡詩書三綱五常予又得而見矣意公有仲尼之德異中尼之時君非定哀

九苞作瑞圖無嘆鳳之聲陳恒子不

齊詎勞請伐少

正卯無聞犯魯何暇行誅夫如是則晨至而暮理不為難哉議者曰公是行也抱其德遇其時若敬而守之奉而行之見周孔之道盡行于今世矣珍重珍重

## 送柴侍御赴闕序

郡縣天下已來外官之貴者惟二千石而已入則拜三公而論道出則擁五馬以行春南面百城于斯為盛至有受藩維之寄居將相之崇雖極人臣亦兼刺舉尊共理也皇家承累朝之弊削諸侯之權自兩都五府而下至于羈縻州郡率以儒臣承其乏抑戰功而重民政也江東之郡吳為大厥賦惟上其民實繁納土已來名臣迭處天王九年春平陽柴公自治書御史出典斯郡公以文學之業早登甲科負王佐之才未升顯位法尚寬簡政惟循良吏不能欺人罔知化觀其議一事出一言必能達今古之變通極天人之奧妙合乎皇王之道在乎經緯之謀引而伸



群賢為利器乃睠東顧言是邦曰禮義之鄉也非有德者不可居之矣雖聖主遐燭賢侯遠臨日挂念于萬幾恐失所于一物乃擇朝賢通而理之又設幕職觀而察之所謂用得其人民受其賜也東平畢公當是選也公法姬旦師仲尼手握憲章心抱仁義重飛日月再闡詩書三綱五常予又得而見矣噫公有仲尼之德異仲尼之時君非定哀臣非季孟素風無窒鴻業大行一角來祥罔有泣麟之淚九苞作瑞固無嘆鳳之聲陳恒子不見居齊詎勞請伐少正卯無聞犯魯何暇行誅夫如是則晨至而暮理不為難哉議者曰公是行也抱其德遇其時若敬而守之奉而行之見周孔之道盡行于今世矣珍重珍重

送柴侍御赴闕序

郡縣天下已來外官之貴者惟二千石而已入則拜三公而論道出則擁五馬以行春南面百城于斯為盛至有受藩維之寄居將相之崇雖極人臣亦兼刺舉尊共理也

皇家承累朝之弊削諸侯之權自兩都五府而下至于羈縻州郡率以儒臣承其乏抑戰功而重民政也江東之郡吳為大厥賦惟上其民實繁納土已來名臣迭處天王九年春平陽柴公自治書御史出典斯郡公以文學之業早登甲科負王佐之才未升顯位法尚寬簡政惟循良吏不能欺人罔知化觀其議一事出一言必能達今古之變通極天人之奧妙合乎皇王之道在乎經緯之謀引而伸

之宜其相大君而化萬國矣今之為郡也上有督責事無  
便宜才雖有餘道或未盡是以體盈虛之理息奔競之心  
不銜吏才不沽時譽冲澹自守光塵必同識者又知其吏  
隱也屬天官以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舉舊典以懲之考功  
以禮義興行肅清所部奏課最以旌之龔黃于是政成郡  
杜以之相代是行也道將行乎位將至乎聖主得其賢乎  
蒼生得其福乎且見其佐祐一人進退百執調鍊和氣簸  
揚淳風煦而為陽春散而為霖雨茂育品物納于華胥然  
後富貴崇高享之無媿又不見房魏彼何人也輿論藉藉  
形于是言且未知天意果如何哉水國春暮江天雨暗下  
巖巖之虎丘背湯湯之震澤民灑別淚霑于繡衣吏獻離

附之口口

神童劉少逸與時賢聯句詩序

夫君之所好天必從之物必應之猶影響爾是故虞舜修  
德丹鳳降其儀穆滿自狂八駿呈其怪善惡之跡休咎之  
徵斯不誣矣 有宋二葉天子好文之甚者也志重懸科  
親執文柄淑慝有別升沉靡私其間翹楚之士出自屋禡

盧校

麻衣步... 其文明

之中比屋化其文教一變至道三代同風不其盛哉東南  
之秀山川之靈應我昌運俊民挺生神童劉生蓋其人也  
嬰孺不群骨貌非俗真麟麟之駒鳳凰之鷦也七歲孤藐

之宜其相大君而化萬國矣今之為郡也上有督責事無  
便宜才雖有餘道或未盡是以體盈虛之理息奔競之心  
不銜吏才不沽時譽冲澹自守光塵必同識者又知其吏  
隱也屬天官以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舉舊典以懲之考功  
以禮義興行肅清所部奏課最以旌之龔黃于是政成郡  
杜以之相代是行也道將行乎位將至乎聖主得其賢乎  
蒼生得其福乎且見其佐祐一人進退百執調鍊和氣簸  
揚淳風煦而為陽春散而為霖雨茂育品物納于華胥然  
後富貴崇高享之無媿又不見房魏彼何人也輿論藉藉  
形于是言且未知天意果如何哉水國春暮江天雨暗下  
巖巖之虎丘背湯湯之震澤民灑別淚霑于繡衣吏獻離

附之口口

神童劉少逸與時賢聯句詩序

夫君之所好天必從之物必應之猶影響爾是故虞舜修  
德丹鳳降其儀穆滿自狂八駿呈其怪善惡之跡休咎之  
徵斯不誣矣 有宋二葉天子好文之甚者也志重懸科  
親執文柄淑慝有別升沉靡私其間翹楚之士出自屋褫  
麻衣步赤墀參黃閣者數多矣與夫集青囊于寢帷題御  
名于殿柱又相萬也遂使荒服之外獷俗兼其文明草澤  
之中比屋化其文教一變至道三代同風不其盛哉東南  
之秀山川之靈應我昌運俊民挺生神童劉生蓋其人也  
嬰孺不群骨貌非俗真麟麟之駒鳳凰之鷦也七歲孤藐

遊于山陰詩人潘闓見而竒之乃引之以語教之以詩生性如生知辭如老成一聯一詠令人振驚潘生許以並行誨之不倦且以其兄之子妻之逮十一歲成三百篇求之古人曾不多讓生又長于聯句敏而能精若虛谷之應聲洪鍾之待扣也矧餘杭會稽號為大郡督轉輸領郡縣者多朝之名臣矣至于儒素之士緇黃之流往往有秀民焉或召生以升堂或隨生以求友出句度以試之窮竒險以難之生意同預謀語如夙昔應聲而荅旁若無人疑孟東野賈闓仙之徒變其精靈潛于左右更傳互授以助其言不然又安得敏捷清新之若是邪某聞之未甚信一日潘生與之偕行惠然肯顧因解榻以延之唱詩以驗之然後知其神矣某初試以古人竹節偶相對之句生云花枝忽並開其舊對云禽名多自呼此生之句踈矣某又常抱伯倫之醒病相如之渴因戲曰一迴酒渴思吞海生云幾度詩狂欲上天偶屬之竒他皆倣此意蚌腹有珠待月而後成木性有火得燧而乃生以劉生之天才過潘生之善誘成此神異不其然乎其詩集曰佩觿吳縣尹羅君為之序矣時賢聯句凡數百言若無甄收且恐淪墜序以冠之列之于右

送樂良秀才謁梁中諫序

天下之人背道義而趨勢利者衆矣是故權門火矣歸之如市散地灰冷過而弗顧偷薄苟且率以為常非士君子

謀道狗義烏能矯世而行哉茂苑樂生稟江山之氣為英  
秀之士讀書秉筆務于立言遊聖人之閭域修道儒之事  
業傑出江外人無與偕自予作吏長洲言交有日遺書贄  
文頗見其志但若涉海而輕百谷登岳而小群山又孰知  
其汪洋峻極之勢歟居一日生挂帆艤舟款戶言別問其  
行則曰謁梁公于淮楚也問其故則曰諮學道之消長也  
言謫官之顛顛也噫梁公與古為徒與時相戾守大方而  
中立稟上智而不移顛躓官途三十年矣以至自官僚分  
司以貳車左降淮水之涘衡門闔其甑有委塵突無黔色  
雖原憲之非病諒賈生之慟哭聲利之輩輕而笑之但見  
長淮湯湯東吳接會使星朝客鱗鱗其舟有能過門而一  
顧又何人哉生之往矣其有旨乎攜盈編之文陳函丈之  
禮弔擯斥之賢非謀道者邪鄙權豪之門非狗義者邪昔  
余重生之文今余知生之行矣先是梁公之牧蘇也撫民  
之餘待士尤謹延譽後學激勸遠人于時樂生居客之右  
亦猶常棣廉問閩川引歐陽詹以為上客閩人始舉進士  
今昔相望曾何愧與生之是行也得非士為知己者邪武  
丘草萋吳苑波淥行春色態濛濛着人去登龍門再見君  
子請益之外幸道我伏膺之志焉

送許製歸曹南序

士君子修辭立誠必先之以孝悌孝悌著而後忠可移矣  
反是道者吾何取焉潁川許生大族也先君以學古入官

終州縣之職齊魯濟汶間至今號為廉吏仲父季父俱擢  
進士第有大才而無顯位惜哉是以高門之慶鍾於子孫  
焉元昆今曲臺博士負大名於天下長塗遠馭未易知也  
先是博士之釋褐也補秋官掾於江陵再命為均陽倅先  
夫人以衰老之年樂處鄉曲故板輿不行留生以侍左右  
盡生事死葬之禮則生之孝可知矣博士之立朝也通理  
於蘇命生偕行以幹家事盡在原禦侮之義則生之悌可  
知也噫生行已光而名未立矣矧皇上嗣位已來登進士  
第者不下千餘人顧生之懷能無戚戚乎然生行周業茂  
于人無媿將見受鄉老薦取太常第猶抵掌爾然後以孝  
悌之行移之於國則忠又可知矣豈以先後為意哉江梅  
弄黃江雨飄白別酒未盡征帆屢移平蕪遠山連衰千里  
之子于役相別何之曹無禮義之國也至止之日慎其交  
馬斯所謂以言之送也生勉之

贈別鮑秀才序

皇家耕 之歲僕始自廷評擢補諫官分直于太史氏越  
三月以家寄江都告假迎侍亦既遂請泐流而東至止之  
日會同年光祿丞河東薛公昭屈文學之才職關市之稅  
評文話舊洽然得朋公出文數十章即進士鮑生之作也  
命題立意殆非常人其為學也依道而據德其為才也通  
古而達變其為識也利物而成務求之廣場未易多得僕  
固願與之交且賀薛之能知人矣翌日縫掖而來光我衡

華風骨俊茂言論閑雅非風塵之人徵其氏族乃明遠之  
裔耳世以儒術為事先君隸錢氏為陪臣國小而才大故  
功弗之立歸朝終大僕丞位卑而道屈故慶及後昆其有  
後于 宋乎不然又安得富生以天才遇生以昌運乎先  
是 皇上即位已來策試貢生必親臨之是歲始委有司  
宜如故事上且曰予官人牧民十有四載歌貢舉取士者  
實五年重以郡縣至廣吏官多闕刺史二千石絕辟命之  
路公卿大夫無資廕之恩雖九品下僚一邑小吏必由鄉  
舉而後進苟求備以取人則其如庶官何是以四科之中  
所尚文行三事之內兼採言覓或門閥淪墜者繼其絕以  
第之或場屋衰晚者哀其窮以與之得人既多矣補吏既  
足矣是因釐革復以典彛凡今取才必率英髦所以慎名  
器而激風俗也天下寒俊聞而樂之夫如是生何患於窮  
乎青紫之貴可俯而拾之矣江梅墮枝溪竹翻籜困旅次  
以何適縻王爵以言歸廣陵秋風望子之隨計曲江春色  
見<sub>子</sub>之必榮其間勤道以自強加食以自愛勿辜我名聲  
之望爾生勉之

送榮禮丞赴宋都序

鴈池國東之巨屏也天啟我祖封于高丘玄德升聞乃授  
周禪既建大號斯為右藩必求親賢用錫茅土重始封也  
今上嗣統以來或以儒官承其乏繫于才而不繫于位矣  
故朝之能臣相望前後蓋孟諸域中之大藪政賦實繁汴

流天下之通津漕運斯在不有餘乃孰能釐之端拱元祀  
春二月詔以曲臺丞榮公出蒞于宋旌汶陽之善政也公  
之文行門地吾儕仰之吾君知之是以五榜之中擢進士  
第者有四人焉父子兄弟燦乎士林昔杜正倫一家三秀  
當時猶稱為盛方我茂族不其遠哉是行也宋居其泰乎  
青門曉晴皇華啟行隋岸柳翠浚郊草平駕駉駉之四牡  
別峨峨之五城撫臨近輔利澤編疇君之望也公之職也  
可不勉哉

集賢錢侍郎知大名府序

夫序君臣明善惡莫大乎國書故曰史館重備顧問預宴  
私莫親乎書殿故曰集賢清至於天官品藻士流



原抄至此





卷之七